

上津散记

柯希国

事起,我们家总有大姑小姐请祖母给剪枕头花样,鞋垫图样,小孩子兜兜的花样,有好样子出来,争相画样,再用彩线手绣,那些鸳鸯、蝴蝶、花就在枕头、鞋垫、小孩子兜兜上飞着、舞着、盛开着。祖母虽然眼有点花,可剪起纸来,一点也看不出她的眼花,哪家娶媳妇办喜事,就会请祖母剪纸装点新房。只见祖母用红纸剪各种“囍”字,还有大胖娃娃等,贴在新房里,顿时感觉满屋红光,要多喜气有多喜气。

二

而立之年时,我调到郧西二中任教,当时二中就在上津古城里,我有幸成了一位上津人。

那时正遇集镇大拆大建之际,所幸主政上津者,还是颇有见识的,古城大部分老街得以存留。新街建成后,上津就像一句歌词说的那样“拆了一半的半边楼”,很不协调。新街宽阔平直,老街窄狭曲折;新房新且高大,老屋旧而矮小;一边青春、堂皇、朝气,一边古老、破败、颓废。

工作之余,日常购物,需走出学校大门,穿过窄窄的老街道,出古城北门,经过一家宾馆,便到了新街,再往北走一段路,就来到“杨四庙”市场。来来去去,日常往复。走久了,人也熟了,熟人多了,免不了打招呼,攀谈聊天。当然话题少不了上津。

“我们上津建县比郧西早多了。”
“古时的金钱河可是流淌银,来往

商船络绎不绝呀!”满满的自豪感。

“唉,原来的戏楼比漫川的还大,还漂亮,可惜毁了。”有人惋惜道。

昔时“王谢亭阁”,今日已“寻常巷陌”。上津在千年历史中是如何行走的?经历了多少荣辱和沧桑?我叩问着,找寻着。

遥望历史,再看今天的上津颇有些落寞,我想是暂时的,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它,而是一直在关注。关注人中,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譬如远在台湾的历史学家严耕望,他的《唐上津道考》横空出世,就掀起了一股探寻上津古镇文化的龙卷风。更有地方主政者,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谋求上津重现辉煌。

三

今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上津,这次不是探亲访友,而是专程来古镇旅游。“天子渡口,古寨上津”已是闻名省内外的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了。

从县城驾车出发,欣赏着那漫路上的美景,峰回路转之间,一座雄伟的关隘城楼映入眼帘。城楼依山傍水而建,左边是陡峭的山崖,右边是奔涌而过的金钱河,门楼上方刻着作家贾平凹题写的“上津古镇”四个厚重的大字。

过了关隘,我们找一处停了车,开始徒步漫游起来。只见新街房屋都改成古建筑样,古朴雅致,与古城浑然一体。街道两旁都栽有柳树,依依飘拂。

十几分钟,我们来到北门外的明清老街。老街路面铺的是青石板,路依旧是窄窄的。两旁的老屋以旧复旧,基本保留原来的样子,但齐整有精神多了,如老者焕发了青春。街上有各种别具特色的店铺:古色古香的客栈,环境优雅的吧,香远益清的油坊等。街上还有捏糖人、编竹器、雕塑等艺人表演。

游完老街,我想去上津博物馆看看,问了一下路,才知就在附近。博物馆是古“商”字型建造规格,门口两旁摆放着两个水缸和类似龙之九子夔夔模样的脊背石磨,内门侧壁两旁分别摆放着独角龙犼和吞火龙螭吻。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老物件,这些物件让人联想翩翩,似在古今穿越。

走进北门,向右拾级而上,登上北门票。在北楼放眼望去,只见群山环绕,大河汤汤,古城巍然,街道上车水马龙,甚是热闹繁华,颇有江南风韵。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宋人柳永一词:

江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地处秦巴腹地偏僻的上津,中西文化在此相互交融,美美与共。我不禁想着,现在地球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了,各种文明要相互包容,互相学习和借鉴,人类才能和平相处,这更需要我们有大智慧。

风入松·雨后葡萄架下

(外一首)

柯淘淘

眠风听雨过七夕,梦里会佳期。
檐边飞燕知旧事,频衔来、玉蕊金泥。
约定柳梢月下,漫步花田酒溪。
平生唯羨碧葡叶,藤蔓长萋萋。
犹记耳畔依软语,似枝头、两声黄鹂。
天际归舟望断,何当剪烛窗西。

风入松·中元怀人

风吹古柏月栖林,临窗怀故人。
荒冢不辨灵与畜,纵断垒、七卧鹤鹑。
犬吠声中磷火,奈何桥上孤魂。
清寒难解稠罗衾,霜鬓染泪痕。
长祈夜夜生幽梦,擎杯酒、蒸炒鲈莼。
设若黄泉能语,曾否谈起柯淘。

近秋

二子

想多摘下一些果实
缝补时间伤口
那些逃跑的时间
像一支支利箭,箭箭中的一
一场雨找来了秋天
就像我猛回头,人生已到了中年
天高云淡。雁鸣辽阔
粮食和水果占领了大片秋色
父亲依然在原野张望,他的腰
和九月的稻穗一样沉重
城市的另一端。我的天空大雁南飞
汉江两岸的芦苇已经结满霜花
我写给父亲的行程
尚未着墨

老街印象

(外一首)

聂厅

自东向西。时光流水一样
穿过它蛇行身体。几千块青石铺成的长街
长过我的童年
斑驳的青砖,是读不完的旧时光
几间铜质的木房镶嵌其间,刻上几道皱纹
冬天走到这里,会慢下来陪阳光一起
檐下打坐,抽旱烟,喝大碗茶
学校礼堂一肩挑起老戏台和绣社
鼓楼左右手牵着百货铺、榨油坊
铁匠铺和永记菜馆的炉火白发飘飘
融化了我们太多的脚印
老街喜雨。一场雨就找回它年轻的记忆
吊脚楼上看雨是我和妹妹的悠闲
水汽氤氲中,老街藏起大部分身体
三面叠墙,四五条龙脊,七八挂飞檐
勾勒出一幅水墨诗韵。天晴后
奶奶便会从老街那头走出来

烈日下

塔吊是一节节芝麻杆
花还未开,我的芝麻般的工友
伸手就够到了天
阳光晕眩,绕塔转圈
正值三伏。空气中火焰滚动
我远远地站在树荫下
像一只避雨的蝉
工地快要中暑了,体温超过40℃
日光还在逼近,带着刀刃的锋芒
塔吊沉默着,流水一样
只要有船来,它还是
要把它们渡向远方

美丽石塔河

张晓俊

我的老家,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村名因河而得名。石塔河发源于黄龙山下的长沟鱼洞子。在黄龙山脚下,一个天然溶洞口,一股清泉喷涌而出,寒冬时节出水口处冒着轻轻的白雾,是因为泉水的温度高于外面的温度。每年春季三月三的时候,有成群的小鱼儿随着泉水流出来。这是因为冬季的时候,溪水中的小野鱼游到温暖的溶洞里过冬。清明时节,大地回春,气温逐渐升高,小野鱼感觉到了外面的天气变暖了,就成群结队地从洞里游了出来,在溪水里嬉戏玩耍寻找食物。

石塔河的落差较大。这股来自于黄龙山下暗河的清泉,犹如长期受到大山压迫,好不容易找到出口冲出山洞,终于获得自由之后,一路欢快地跳跃着,冲撞着,歌唱着,浇灌着沿河两岸的土地,滋养着两岸居住的人。

石塔河流域的河湾很多。有十八湾之称。从发源地的苏家湾,顺流而下,经过肖家湾、夏家湾、徐家湾、张家湾、余家湾、罗家湾、李家湾一直延伸下去。每一处山体伸到河床里,都会因回水而拦截泥土,形成一片冲击洲。这样的地方就是风水宝地,土地肥沃。早期的移民就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大户人家就是这样子形成的。我家就在张家湾。这是一个四面环山,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以张姓为主形成的古老村庄。当地人习惯称张家老院,古老的庭院被称为张家老屋。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这一方水土养育了我。尤其是这条穿村而过的石塔河水,是我的最爱!曾记得小时候,与小伙伴们一

起,天天活动在这一河两岸。清澈见底的河水,里面游戏的小鱼儿伸手可及。八只脚的螃蟹横行霸道。天热的时候,许多王八在石板上晒太阳,一见人来了就飞奔着扑向水里。蛇在水里游,青蛙王子在水边哇哇叫。一有动静就扑通跳入水中。童年的小伙伴们最喜欢夏天了!天气炎热的时候,都脱光了衣服,躲避着大人,一起下河里游泳洗澡凉快!这里有我的童年,有我的朋友,有我儿时的伙伴留下的记忆。更有我追求知识和人生的梦想,还有我的亲人,我的乡亲,我的初恋……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石塔河同祖国大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奔腾不息的河水,而今已经过流域的生态治理,驯服地顺着人们规划的路径,缓缓流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野蛮之气。一河两岸都是人工修建的河堤,管制着狂躁不安的河水。河堤下面是成行的柳树,正在吐着嫩芽,在春风里摇曳起舞。沿河左岸是新修的水泥公路,大小车辆川流不息。沿河的右岸是人工修建的水渠,浇灌着万亩良田。水渠以上的土地已经是绿色的茶园。在公路旁靠山脚的地方,是一栋栋一排排整齐的三层楼房,点缀着这美丽的石塔河!这是石塔河人们休养生息的地方。炊烟缭绕,村庄秀丽风光无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我十分羡慕乡亲们,如今都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我也衷心祝愿我的乡亲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生活越来越好!

梦里水乡

李从斌

欧阳心果早早踏着露珠来到这里,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上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好像一块大地毯。在这里我和牛找到了乐园,这里没有庄稼地,土肥草盛。牛儿尽情地啃着嫩草,吃饱了嫩草,就在草地上追逐歇脚的鸟儿,惊得鸟儿嗖地一声鸣叫着冲向天空。我也高兴地找一块干净的绿草地或躺或坐,天空很蓝,很高,很远,白云悠闲地飘着,洁白无瑕。蓝天下的河水很清,很深,弯弯的河流奔向了大江大海。而我的思绪早已在那河水里游向了天之外……

欧阳心果越来越大了,春去秋来天天精心守护着,转眼它一岁半了,它还是那样无忧无虑,吃饱了嫩草就在草地上撒欢。上午在河堤上放牛,下午把牛赶到一处无庄稼地的山坡上去吃草,让河堤草儿更好地生长。

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小时候被洋辣子、野蜂一类的虫儿蜇了,是一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一种让人感觉无奈而生气的体验。但有种让大人孩子们闻之色变,甚是害怕的,则是遭遇一种叫做葫芦蜂的大黄蜂了。葫芦蜂是大黄蜂的一种,得名可能是由于其蜂巢状如葫芦吧!葫芦蜂的尾部有一根螫针,黑黑的,里面盛满毒液。人如果被它蜇到,那根黑针扎进皮肤,被蜇的部位马上会肿起一个大包。那种锥心蚀骨的疼痛想来都让人不寒而栗,如果不及时处置,严重的还会有性命之忧。



秋韵

吴铭作

沉沉地睡着了。等我睁开眼看到姐姐时,她告诉我高烧了三天,妈请了村医打了针。妈说我命大,蜇这么多毒蜂还活过来了,说着妈的眼睛湿润了。姐姐问我饿不饿,我只觉鼻子一酸,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有她们守在身边真好。

欧阳心果长到两岁时爸爸给它穿了牛鼻圈,开始慢慢驯服它耕地。到两岁多时,它和村里另一头壮牛合作耕地,每到农忙时,颈背上的皮都磨破了,欧阳心果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无忧无虑,变得麻木而沉静了。

我也去了离家更远的地方上学。一星期回来一次。再后来爸妈把它卖了换了学费。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如今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个栖住葫芦蜂的桐子树,是否被人们砍了拿回家当柴烧了,我已无法弄清楚了。因为我再也未上过那山坡了。欧阳心果也许被卖掉的那刻就已经上了餐桌。每每想起这些,我就鼻子酸酸的。望着如今这空荡荡的牛圈,突然我的脑袋里出现了幻觉:阳光穿透那满是葫芦藤的架下散落一地的阳光斑斓,架上挂着几个白里泛青的大葫芦,下面鸡在唱歌猫和狗在打闹,偶尔发出喵喵和汪汪声,牛儿悠闲地咀嚼着……我的眼睛湿润了。

如今往日的绿草甸子也沉没在汉江河底了,河面更宽阔了,水位更高了,水也更蓝了,奔腾着流向远方……